



老成渝铁路上的“油溪罐头”

□黎强

油溪火车站，是成渝老铁路线上江津段的一个小火车站。这里原有油溪糖厂、油溪罐头厂等企业，也有重庆第五机制砖瓦厂（简称“油溪五砖厂”），生产机制砖用于重庆城区建设，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建成，五砖厂功不可没。其他的还有油溪农场，盛产广柑，驰名巴蜀，与当时隔江相望的“鹅蛋柑”一起出口苏联。还有名寺“高峰寺”，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世间百态。

小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油溪罐头厂”，那里生产玻璃瓶装罐头，有红烧肉罐头、扣肉罐头。当时油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不但要供应江津本地，还要满足政策性外销。老江津人把它统称为“油溪罐头”，不仅重庆各地，就连成都等地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那个凭票供应烟酒肉的年代，“油溪罐头”很难搞到。一个冷飕飕的寒冬夜，不知道父亲从哪里搞到一罐油溪“红烧肉罐头”，父亲缩着脖子裹着冬衣回到河坝街。因为喝了酒又加上寒冷的原因，说话连舌头都将不直，一字三蹦地对母亲说：“快，把罐头蒸一下，喊娃儿们起来，把罐头分给娃儿吃。”不一会，我们坐在老桌上吃着美味的肉罐头，父亲则倒在床上鼾声如雷。

父亲不知道，由于罐头是白铁皮压盖的，母亲不会开，又生怕把玻璃瓶弄坏，只好在灶房里就着昏暗的灯光，用菜刀慢慢剥开。一不小心，白铁皮划破了母亲的手。在锅里蒸着的红烧肉罐头，玻璃瓶不耐高温，突然爆裂，罐里的油水四处流失。母亲哪管自己的手疼不疼，急忙去捡破碎罐头里的玻璃碴子，一阵手忙脚乱后，母亲才把那只沾着分不清是血水和油水的手指，放在嘴里抿干净。

后来，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油溪罐头”时不时出现在家里的饭桌上。蒸热打开的罐头，鲜香胜过山珍海味。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哥哥要罐头汁下饭，弟弟要白铁皮瓶盖做手工“蚊香盘”，而我要玻璃瓶养在长江里抓回的小鱼小虾，兄弟仨在桌子上争得不可开交。佯装生气的母亲，把蒸热的罐头端回灶房，“今晚乖乖睡觉，明天早上谁先起床，谁先选！”

第二天一睁开眼，兄弟仨没有一个开腔了。桌子上，是三碗罐头汁炒的红苕饭，白铁皮瓶盖已变身为盛装蚊香烟灰的小盘。至于玻璃瓶，母亲已经从自家的石水缸中舀了我们之前在长江捕捉的小螃蟹放在里面。三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都透着笑意。

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差一点，但人情味亲情感却非常浓。逢年过节特别是吃年夜饭，三亲四戚到了，哪怕只有一个老辈子没到场，是没有人敢动筷子的，人拢齐了才能开席。老辈子一落座，母亲就从老灶房里端出热好的“油溪罐头”，请老辈子先动筷子尝尝。一罐“油溪罐头”，既是父亲母亲招待客人“硬菜”，也是年夜饭桌子上大快朵颐的“点睛”，更代表父亲母亲有人缘儿，搞得到要通过“走关系”才弄得到的“油溪罐头”。看着年夜饭桌子上的张张笑脸，父亲母亲也感到脸上有光。可是，这就苦了我和哥哥弟弟，因为有了上不了席桌，我们只能在老屋的旮旯一角流着清口水看着，小嘴巴嘛得老高。

如今，人们都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吃穿住行玩样样都不缺，想啥有啥，再没有欠缺油荤的事儿啦。但“油溪罐头”的香，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成都宝光寺五百罗汉 合川人黎广修领衔塑造

全国罕见，堪称“东方雕塑艺术瑰宝”

□兰梦宁

黎广修，原名黎德生，生于1815年，四川合州云门镇（今重庆市合川区云门街道）人，著名民间雕塑艺术大师。他带领弟子共同塑造的四川成都宝光寺塑像、云南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塑像、云南通海圆明寺塑像，在我国近代雕塑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领衔塑造宝光寺五百罗汉

黎德生祖辈都是泥塑工匠，到他父亲这一代，已在川东非常有名气。黎德生自幼爱读书，能诗善画，经过科举考试，后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做了一名贡生。或许是受到父辈的影响，黎德生对泥塑十分着迷，竟然从京师偷跑回家中，缠着父亲学习雕塑。无奈之下，父亲收下了这个特殊的徒弟。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黎德生成都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邀请，与北派“陕西帮”以及南派“川西帮”、“川东帮”三批工匠，严密分工、相互协作共塑佛像。因泥塑技艺高超，黎德生被妙胜禅师委以泥塑团队领班的重任。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工匠们一共雕塑了佛、菩萨、祖师、罗汉像577尊。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全国罕见，堪称“东方雕塑艺术瑰宝”。其中的五百罗汉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是我国南北两种民间塑造艺术流派相结合的产物。

在领班岗位上，黎德生以出众的艺术才华和任劳任怨的品质，赢得寺庙禅师及所有工匠的认可。但本地的乡绅却对黎德生的雕塑颇多非议，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能接受儿子的雕塑技法。

父亲担心儿子会受到攻讦，于是将黎德生送至峨眉山学佛修行。在峨眉山上，黎德生成了一个不出家的佛教信徒，自此改名为“黎广修”。在峨眉山修行时，黎广修与来自云南河西县的圆泰禅师成为知己。在圆泰禅师眼里，黎广修不仅精通禅宗佛学，还是一个造诣极高的诗人和画家。

受邀塑造筇竹寺五百罗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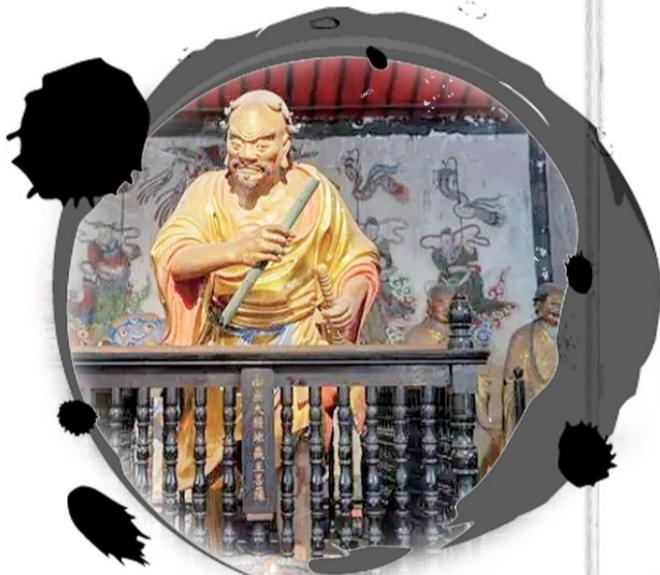
当圆泰禅师从四川云游回到云南昆明筇竹寺时，该寺方丈梦佛禅师正在主持维修寺庙，并有建造罗汉堂的计划，圆泰禅师向梦佛禅师推荐了黎广修。

在圆泰禅师的盛情邀请下，68岁的黎广修决定前往云南。他从峨眉山回到合川云门，带上各式图纸和三名徒弟，从合川出发，历经千难万险于1883年5月初到达昆明。黎广修一行来到云南后，没有急于动手雕塑，而是先观察云南人，特别是昆明马街一带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通过观察，把极富特点的人物形象画出来，然后再用五百罗汉塑像展示出来。在筇竹寺的雕塑中，黎广修的想象力、创造力得以完全释放。黎广修和弟子，于清光绪九年至十六年（1883年—1890年）在筇竹寺泥塑的五百罗汉，完全就是一个人间世界，被誉为“东方泥塑艺术的宝库”。黎广修本人也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并在筇竹寺的客堂上撰写了一副楹联：“大道无私，玄机妙悟传灯录；仙缘有份，胜地同登选佛场。”

筇竹寺罗汉堂雕塑竣工后，黎广修与徒弟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婉拒了梦佛禅师、圆泰禅师的挽留，返回四川合川。此时，黎广修已经75岁。

在黎广修返回合川的同时，圆泰禅师被云南河西县令请回到圆明寺，希望

宝光寺罗汉



圆泰禅师能恢复圆明寺的香火。圆泰禅师再次想到了老朋友黎广修，于是向已回到合川的黎广修发出“求救信”。

黎广修接信后，不顾年老体弱，带徒弟们二次入滇。他们来到昆明以南100多公里的河西普应山麓的圆明寺，开启雕塑工作。两年后，黎广修和其弟子为圆明寺塑造了十几尊佛像，比起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其艺术水平和艺术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人说，圆明寺的雕塑是筇竹寺五百罗汉的“浓缩版”，也是黎广修雕塑生涯的“绝唱”。

随着佛像的再现，圆明寺的香火慢慢又旺盛起来，河西县各界对黎广修的泥塑雕像赞叹不绝。这时，黎广修已是83岁高龄。圆泰禅师希望他能留在寺里，以寺为家。但黎广修再次婉拒，带上徒弟悄然离开了。他们去了哪儿？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作者系重庆合川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